

GEISTIGE GRUNDLAGEN DES NEUEN EUROPA'S

(Rede gehalten in Prag am 20. Januar, 1941.)

von

REICHSPRESSECHEF DR. OTTO DIETRICH

狄特利希著

新歐洲的
基本
思想

吳明譯



士博希利特狄官長聞新國德

新歐洲的精神基礎

吳明譯

「國社主義」這一個名辭，在我國已很普通的流行，但它的內容如何？懂得的人有幾個？大家也知道自由主義已趨於沒落了，代之而興者為集權主義，但明白集權主義的根基者又有幾人？希特勒所唱的「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或(NATION-AL COMMUNITY)究竟是什麼？不但國人知之者少，就是德國國社黨以外的人深明奧理者也不多。德國新聞長官狄特利希博士，於本年一月二十日在普拉格對於文化界作過一次學術講演，題為「新歐洲的精神基礎」，內容闡述國社主義的哲學，對於以上的問題都有詳細的回答。我們讀了這篇講演辭，也可略悉國社主義的精髓。國社主義的思想與術語，均屬新時代的產物，我國文字中尚無適當的語句，故譯者下筆時非常感覺困難，以致間有生澀的措辭，尚乞讀者諒之！

譯者識

新世界的出現

在一九三八年，我們經驗到「共同體」這個名詞的真正意義，因而想到那由來已久的一句諺語「血是澆於水」。所謂「血是澆於水」者，就是由血液關係而成的團結，不是用任何人為的或強制的方法能够分離的。德意志民族的奧地利和薩爾，經過了百餘年的分離，現在仍與德國合併了；這些被強力分散的部份，充滿了難於抗拒的力量，打破了一切的障障，而尋着了它們重返原本的途徑。

我們現正生活在一個確實偉大的時代裡，這個時代是以前若干世紀所未知的。因為我們不能預料一切未來的發展，並且也無標準以評判它的重要意義，所以我們不能完全瞭解它的重要性。現在的事變，一幕接著一幕，其迅速的程度，我們幾乎是跟隨不上。幾百年的光榮歷史，或則幾百年的悲慘歷史，只在在一擊之舉，便即消滅變化。若干代的夢想，於數日之內成為現實，此例於德國見之；強盛而統一之大德國忽然興起，好像是虛

術家一揮揮之勞。根深蒂固的理論，在我們的眼前崩潰。風行全球的觀念，不但失其過去的權威，且被人斥為謬見。時僅一夜之隔，昨日視為絕無變更之餘地者，今日則指為大可改革。從那些廣大的轉變之中，從那些過去的毀滅之內，一個新的世界莊嚴燦爛的出現了。

國社主義的觀念之進步，既不是虐待手段或恐怖行為所能阻止，也不是敵對原則的變遷所可牽制。為德國民族，我們既本能的承認這種觀念的崇高價值，所以我們赤心的為它奮鬥。我們也注意到這種事實，就是這種偉大的創造觀念，在能够獲得德國民族的全力支持以前，必須滿足理性上的急樹。

思想革命

對於國社主義的觀念理解愈深，就覺得它的感化力愈強；它愈深入預備為它奮鬥者的心理，就愈使他們覺得興奮。

生活的真正偉大處，在於事事具有簡易的特質。所以我努力用極簡明

的形式，對於諸位解釋國社主義的根本觀念——我們的領袖對於我們所啓示的。然後諸位自必承認國社主義的觀念，在其極端簡易明瞭之中，甚人類心理上——一種真實的傑奏，使之升到新的而從未夢想到的高超境界。

國社主義的革命是一種全體的革命，這種說法是對的。他不僅無意在相衝突的社會方面求得一種暫時的均衡，並也從未想到對於殘廢的政治原理再行解釋，對於孱弱的社會政治體制重作建設，以復興民族生命之已經羸弱的活動能力。國社主義的革命，不但對於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的整個思想以及支持這種思想的概念，換而言之，就是我們的思維方式，都包含在內而使其革命化。因此我們的行動有了出發點、條件、和推進力。

正確思想是正確行爲的必須條件。任何人都知道，國社黨運動的主要工作，在領袖的觀念中，是訓練每一個德意志人都能適合國社主義的規律。強迫個人的行爲適合某種規律是可能的，而要他的思想一致是不可能的。能修使一個人信仰國社主義的唯一方法，在乎使他能深知主義的真諦，然後他自能言行一致。

我們最須銘記於心的一個要點，是國社主義的革命滿有思想革命的意義，從精神上的觀點說，國社主義的特徵，在於以「具有真正社會主義觀念」的社會，代替過去數世紀所風行之「淺見的與利己的」社會。這種觀念對於生活給予完全新式的外貌，並開闢無窮無盡的領域。我們現在也不過開始慢慢去認識這種基本事實的意義，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爲「人類知識的輪軸轉動」。不管我的擬名是如何的大膽，若說「國社主義已在思想界引起了革命，並糾正舊知識的錯誤，」這是毫無辯駁的餘地了。

基於錯誤假定的個人主義思想，以爲個人是獨尊的，以爲一切都是自我的表現。個人主義的哲學，可以比作創世紀中之蘆荻不經的巴必塔。

「哲學的長期危機」

個人主義時代的哲學家，昧於事實。應知個體只可視作無實際存在的孤獨之「我」；無論從部落或民族方面看，個體根本是「羣體」性，與由同樣個體而成的共同體發生不可理解的聯繫。個體由生到死的種種努力，只是他在共同體之內的生存條件；只有共同體能夠說明他的存在理由，和形成他的思想。

他們顯然的忘了知識的鑰匙，按照英國哲學大家陸克的定義，所謂知識的鑰匙者，是：「思考能力的最高程度並對於肯定命題和否定命題的真理所辨別。」這種鑰匙，唯有在民族的集體心靈上找得出來，在個體的智慧幻境裡是尋不着的。

因此個人主義者的哲學，在給後遺作的境界之迷宮裡完全失其方向。它越是要達到「絕對真理」的理想，它就離真實的世界越遠。哲學國際大會近來曾在捷克布拉格舉行，討論過「哲學的長期危機」。事實上，這種「長期危機」只不過默認了個人主義哲學的破產。這種破產是一個時代末的標記；它的智慧，從心理或道德的進化基礎上說，是與民族的或部落的共同體無關。

各方面的思想變更

國社主義對於同種的共同體有一種劃時代的貢獻，即求種族的純一，以建立我們的知識範圍之基礎，自然也奠定了我們的活動之根據。在人類文化的進程上，國社主義從此更指示了進一步的階梯。

姑且作一個不大完備的比較：我們的精神思想之變化，即以一種社會感覺的意識代替一種純粹個人主義的觀念，在我們的實質環境的革命裏，於實際的世界中找着一個類似點。大家都以爲原子是物質的一種最後不

可再分的單位，而實際上現在是發明了，它不過跟某種組織一樣，是原來的集合體，無數的末名電子圍繞着一個假定的中心旋轉。人類的團體對於種族團體之不可分離的聯繫，恰如電子對於不可分離的原子之難於斷解的聯繫。原子固然是一個不可再化分的全體，而在實驗方面可以將何毀滅，以放出無限的能力，同樣的，一個民族集團的自然協同性，也可以被無約束的個人主義之無限制的要求所損傷。因為那種個人主義的能力放射出來以後，互相衝刺，以致於互相毀滅。我們德國人已經有了那種痛苦的经验以及悲慘的結果。但我們也因此得了教訓，現在我們明白，整個德國人的團體含有德國民族運命的意義；換句話說，大德意志民族的一切分枝，在利害上，都是相共的。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務必效忠於國社主義的理想，他指示我們一條光明的大道，那條大道是有無限前途的。

建築在「種族範圍」和「社會意識」思想上的一種新生命概念，從優越地位之國社主義者的理想中獲得了；并由於人類心理所產生的新綜合法，啓示了前途有利開展的期待。過去所捉摸不定的，現在却有了固定的形象。過去或僅以爲是感覺的傾向，現在却變成理智的信心。人類協同性的新理想，予人以毅功創業的精神，凡事若以陳腐的標準測度或以爲不可能者，現在則平凡的完成了。任何問題，舊日以爲不能解決的，現在也找着它的解決方式了。

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都容納在這種思想的革命裡；過去一切意見之必須改變，已爲不可避免的結束。社會生活的各種活動，不管是政治的或經濟的，法律的或藝術的，科學的或教育的等等，我們的舊觀念總是将它們嚴格的分成若干獨立的部門，現在才明白它們是對於我們民族的和種族的發展，完成共同的目的。各種不同的活動，現在既有了一種協和的和特殊意義的綜合法，以彌補了過去所缺乏的共同性質之目的。

拿教育來說，我們不再以爲它只是一種整齊劃一的教學例行公事，而

將它的目的擴大。國社黨組織特殊團體，以完成現代的學校。教師必須明白他們的責任，不再完全靠他們自己，而須找出現與各方面的相輔關係。兒童在早晨所受的良好教育，到下午常被報章雜誌電影無線電等所毀滅了，這種矛盾的事實已成過去。

我們民族生活的各方面都是一樣。過去的經濟活動，完全壞在個人主義的觀念上；現在因有新的理想，才又有回春之象。外交政策，現在之所以一再成功者，全是應用領袖的這句格言「力由集中而致」的緣故。

勿論朝那方面看，我們知道個人主義的理論，對於社會只有毀滅的，在哲理想的面積它不能不屈服匿跡了。再一檢視國社主義的新而有效的綜合法，對於我們的思想和行爲之新而有收穫的發展，開闢了康莊大道。共同體這種觀念是一種玄妙的法則，我們也就由這種法則明白「第三國家」的奇蹟。（譯者按：「第三國家」的本意是大德意志國，以別於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國家」和一九一八年以後至希特勒執政以前的「第二國家」。）

人格問題

或則有人要發問，在任何事情次於共同體的制度中，個人人格居於何種地位？這真是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個體的自由如何與個體對共同體的義務相適應？在共同體內個人人格是如何的發展？這種最實際並且最嚴重的問題可以向國社主義的哲學家置疑。他們對於個人主義的共同體理論跟它的擁護者，有強烈的辯駁。這話很對，國社主義之存在，完全靠它能夠對於以上的問題，給予滿意的回答。自由思想的批評家，堅持着說，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人格，能夠造出一種形態無數世紀而不變，決定人類的運命，但他所能遵守的最高法則是他自己的意志。按照這種批評家的說法，人格是獨尊無匹的東西，它的自我主張是不可壓抑的。富有創造性的

人格，不須要繁榮的讚賞，繁榮的虛煩心情不配批評它。這一種人格支配既存的一切政治情形，因為這是天意所歸。若將個人的人格屈服於羣體，即無異割斥人類的進步，並阻礙人類的一切創造的精神。所以一種制度，若是將羣體位於個體之上，其結果必是毀滅自由和摧殘天才，這不是與文化背道相馳嗎？

以上所說的，就是自由思想批評家所援引的辯論大要，用以攻擊國社主義的哲學。再總結的說一句，他們的批評中所包含的問題，是：承認共同體至尊的制度中，個人的人格如何？個人的自由如何？

從理論上和根本上解決這種問題：如何調解社會層次的原則和個人自由的原則，使成爲思想中一個同等體系。

在實際方面和應用於現時生活方面，問題可以這樣說：着重於人格價值的個人主義，在一個承認共同體高於個人的國家中，如何能滋生繁昌？顯而易見的，這已經成了今日應當立即解決的重大問題，國社主義能夠拿出正當解決方式，以杜塞反對者之口。明明白白的，問題要求滿意的解決很緊急；國社主義有解決它的能力，也是明明白白的。澈底瞭解人生意識與目的，對於我以及一切的人，都是重大的需要。我們可以很興奮的說，我們已確切的知道，國社主義的哲學對於這個困難問題，有了一個完備無疵的解答。國社主義的哲學有一種自信安全的感覺和一種由真理而得的毅力，同時它那富於創造性的生命，既強且盛，我們只有歸功於奇異的天賦。

「民約論」並無解決辦法

「強迫與自由」，「共同體與人格」，並不是新的問題；相反的，人類的生命有多久，這種問題也就有多久了。社會生活的整個問題，若比作「戈底之結」(譯者按GORDIAN KNOT係一神話，相傳小亞細亞之古國

PHRYGIA有一國王名GORDIUS，曾將一結，從古到今，無人能解，)並非過言；這真是理論上與實際上從來無人解決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歷史上的哲學家，從蘇格拉底和柏那圖起到現在止，都曾爭辯討論過，各國的統治者也會毫無效果的想求一圓滿的解決辦法——他們的理想中，是一個爲全民衆所擁護的政府體制，能予全民族以安寧快樂。

盧梭在他的「民約論」(CONTRACT SOCIAL)中對於這個問題所下的定義是：「如何發明一種社會制度，它能一方面保障個人的權利與產業，而同時對於他在共同體中與其他個人相處的時候他的個人自由仍予以安全的保障，使之毫不受到限制。」這是盧梭所提示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若能解決，「民約」的目的也就因之完成了。

值此個人主義哲學所慘澹經營的整個基礎崩潰於我們的眼前的時候，或可即此回答盧梭，應請的「民約」不能作解決的辦法，只有以德國人的所謂「世界觀」(WELTANSCHAUUNG)，作生活的普通概念，才能解決上述的問題。這個概念的核心，不是用邏輯的理論作成，而是以人類價值的自然標準，即「共同體與人格」辯說。

在這兩種法則中，兩種互相排斥的觀念，對比而立。那些以個人主義作知識系統出發點的人，不能不斥爲陷入錯誤的迷徑，很足以導入馬克斯主義的幻覺。

至於馬克斯主義，它本身謬稱與社會主義一樣，因此在純潔的心理上產生了難以言語形容的混亂；其實它是個人主義的自然結局。它本身完全以個人主義的觀念作根基，它的本質又是絲毫不變的「社會原子論者」，換而言之，即社會的破壞。從「個人與社會」的理論，馬克斯主義演繹成爲「社會主義的個人」；「社會主義的個人」之敗壞行爲，我們已在蘇聯和它處見到了。

分歧點上

我們的哲學出發點是民族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以外，個體是不會思想的，因為個體的思想之形成與發展，完全由於共同體；換而言之，在共同體以外，個體永不能變成一個思想的動物，而只是一個感覺的動物。

個人主義，以其固有的矛盾，根本上不能解決共同體與個體間的關係問題。只有留待國社主義的哲學來解決，因為國社主義的哲學，以共同體和種族的新綜合法為基礎，透視到人性最深處，然後才能融和共同體和人格間的顯著異點。其實，這一個相互為條件的單位，從一個共同的根本引伸出來的。國社主義的革命所已完成的事業，很恰當的可以說是「思想界的輪軸轉動」。它是我們的思想方法上的一種急變，過去以國社理論為奇異的人，嗣後當可慢慢的接受了。德國青年，勿論男女，從出生以後，即近乎不斷的吸受國社主義的理論。我們年長者在今日的地位，是前一代和後一代的橋梁，我們是置身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間。

我們的一切困難，我們所缺乏的相互瞭解，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誤會，由於我們的地位太近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之交叉路口。

我們又太近於這個時代了，在這個時代之中，個人主義的哲學支配了我們生活的整個觀念——不過我們德國人已經從這個支配中解放出來，這不能不感謝國社主義。自然我們受那種哲學的影響也很大，以致我們對於國社主義的絕對真理猶抱懷疑的態度。這兩種不能融和的敵對知識系統，還在現代人的身上，在誠求真理或光明者的心理，自然難免發生緊張的情緒。

個人主義的思想方法，它的前提固然是錯誤，但它是一個時代的特點，不過他在德國已經消滅了。從個人主義的觀點看，國社主義的新時代自然是難於領會，其不能領會的期間之悠久，正如我們堅持將新酒裝入舊酒缸中而帶其酒味，換而言之，就是以陳腐的標準評斷社會生活的新形態。

假若我們要正確的規定新觀念的價值，國社主義的時代就建設在新觀念上，假如我們要理解「價值的重行估價」的真正意義——「價值的重行估價」是現在創造力的泉源，我們必須改良！——不，簡直應該說是革命！——我們的思想方法。誰若是已經作到了這步，他的生命就有新的意義和新的天地，他的眼界必定豁然開朗，他對於新時代的領悟必是由於他的心之最深處發出來的自然結果。

歷史之輪的運轉速成，常常令人望塵莫及。我們革命時代的偉大力量，是難於抵抗的。然而作新時代基礎的理想，若要根深蒂固的埋在大多數人的心內，必須他們也有更深一層的情感。我講演之目的，是想在精神界裡，努力建設一座橋梁，以便溝通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因此且使渴望明瞭「新精神」的人易於工作。

特別關於自由與人格這兩個問題，我應說明傳統觀念之改變，明白了那種改變，才能認識國社主義所完成的奇蹟。這兩個最實際的與最迫切的問題，它們本身一方面是哲學的定性之標準，另一方面也是國社主義的革命力量之標準。

自由與人格，都是個人主義哲學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它們現在是自由主義的一切辯論根據，自由主義的原則合理與否，完全靠它們的價值來證明。正因為這個緣故，我願以此二者為試金石，以證明我們自己的生活觀念之適當。

人格受共同體的拘束

按照自由的理論，因為「人格」是以個體為根基，所以在社會主義的氣氛中和共同體的壓迫下，它不但不能掙扎，甚至不能生存。

不管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如何，事實上它是一種似是而非之論。若以為「個性」與「人格」是同義的，或以為「人格」可以由「個性」的概念

說明，這都是不對的。人格不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它的本質是一種羣體的概念，因為它只能在羣體性中發展。若要理解它，除非把它當作羣體的屬性之一，因為只有社會的總合體才能賜給「人格」這個名稱。

對於批評國社主義觀察學的人，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人格？只要一到他（何體）是單獨的一個，就明白何體不能變成人格。人格的稱謂之獲得，必須對於社會的總合體有所貢獻，換而言之，社會的總合體只對於那些有益於社會的人賜予人格這種封號。縱然某人有很大的成功，而那種成功只轉歸屬於自私自利的目的，於社會毫無用處，仍不足以獲得人格的封號。舉個例吧，一個銀行家，他從業務上發了很大的財，但在國社主義的意識中，他不在「人格」之列。

「人格」這個頭銜，不是從個人的自己聲譽得來的，也不是個人的價值之結果。只有社會的總合體，即共同體或羣體，拿它當一種報酬，對於總合體服了務的人，才賜給他。所以人格的條件，是：必定有所貢獻，對於那種貢獻必須有社會的價值，而那種社會的價值，是經過羣體的承認。若液消種承認，那頭銜不是僭取就是不當。美術古玩收藏家或患幻想病者，皆喜自設那種頭銜。要知道這種人和反常的「天才」，都是個人主義支配下的社會所產生的。人一患了精神病，還有什麼人格之可言？

思想混亂是個人主義理論的結果

個人主義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否認人格與社會間之不可分解的聯繫，所以個人主義理論所理解的「人格」，就失去了那個名詞的創造意義；而「創造性」是「人格」的必須特質。

從個人主義者的觀點看，人格只不過是個體的單獨表彰。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人格與個人的怪僻性格是不同意義的，而與對共同體的貢獻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換而言之，人格不是「單獨」或「特別」的東西，而

是一種「優美無匹」的東西。只有從羣體的角度觀察它，將對於共同體有特殊貢獻的個體包括在內，才能明白它的意義。創造力自然是毫無疑義的。基於個人天才之上，但「有創造能力者」要變成一個「人格」，必須他的工作完成社會的目的。

對於社會服務的動因是一種內在的和精神的衝動，而這種衝動的起源，是由於聯結人格與社會總合體的血統關係，換而言之，是起源於種族的共同體。共同體具有精神的諧調；這種諧調是人格上不可缺少的基礎。若不懂得創造性的人格，唯一的條件，是假設人格與他的社會環境之間沒有絲毫顯露的地方。換而言之，創造性的人格是以社會的總合體為根本，也只能在那種總合體內光榮發展。

所以人格與羣體，不是對立的，其緣故在於人格本身不是也不能依附一個抽象的東西之上。反方面的辯論可以置之不理，因為那些辯論是以個體的謬誤假設為根據，而將個體由羣體分裂出來，殊不知個體生於羣體之內，他的後來發展完全受羣體的拘束。

自由受種族共同體的拘束

假若「自由」常是一個鼓勵感動的名詞，那就沒有再比這個名詞足以令人產生不同的解說，以致心理上起了更大的混亂。個人主義者的哲學，以為自由與人格是不可分離的；有了自由，就必定產生人格；有了人格，也必定產生自由。依據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國社主義既是人格的否認，自然也是自由的否認。

一位英國哲學家曾經說得很對：最難消滅的錯誤，是那些胎始於人民語言的錯誤。他又說：不恰當的文字是不合理行動的豐富泉源。事實上，用不恰當的尤其含混的文字以掩飾事情的真正重要處，結果無人能發明白實情了。我們只要觀察，用了或錯用了這種含混性的字，如「自由」二字

大多數人的心理上該起了一種什麼混亂。「自由」的意義，具有如橡皮一般的彈力，其解釋之廣汎，正如外交家的微笑，所以無數的錯誤都是由此而生。只有留待國社主義，來替大家從混亂的心理上找出一條大道，並指出真正自由的途徑。

按照個人主義者的哲學，自由是附屬於個體的天賦權利。但這極見地是不對的。亞里斯多德已經說過：「多數的人較團體近於自然。」現在按照我們的國社主義，個體本身既無權利也無義務，因為他的權利和義務都是由共同體得來的。所以自由的任何概念，既不以個體具有社會性，當然只不過是些欺騙的想像罷了。

不注意到共同體的自由觀念，始終是錯誤的，它豈能說明社會生活的要素和社會的關係。並且這種觀念，純粹是消極的。所謂「個人的自由」，如這一派門徒所主張的，並非造化所賦予人類中每一個人的。人類從造化中得來它的社會意識，以及它對於共同體（它所生活於中的共同體）的義務知覺。若奉行自由的個人主義觀念，就難免將個人對於一切的社會天職免除。人類這樣解放以後，自然要說，按照我們的平常語言說法，它是「個人」或是「主格」；這種特點很正確的規定了個人主義的思想學派。這種觀念與真正的和創造的自由理論之矛盾，尼采（譯者按：氏為德國大哲學家；生於一八四四年，死於一九〇〇年）曾經發表高超的意見：「你自稱自由了？從什麼得著自由？萊爾士特刺（譯者按：ZARATHUSTRA是波斯的大哲學家。尼采著一書名ALSO SPRACH ZARATHUSTRA）萊爾士特刺如是說（譯者按：）所注意的是什麼？我很高興的願意知道你的主要思想，而不是你是否從一種束縛逃脫了。你的眼睛所發出的光彩一定告訴我，你自由的緣故。」

這個問題！關於自由的目的——個人主義者的哲學永久未回答過；不但不回答，並且加以淡視，更進而以更便利的問題作替代：你從什麼束

縛解放了你自己？實在的，個人主義具有專橫的性質，並且極端缺乏約束，這自然有助於無政府主義。自由永不能從社會的旨趣和目的分開，它只可這樣的解釋，如：創造性的自由，人格的自由，人類為共同體創造的自由等。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我們的意識中，國社主義者的革命，將自由的真諦，給人一個清鮮的印象，並將它作成一個現實。康德（譯者按：氏為德國大哲學家；生於一七二四年，死於一八〇四年）的最大貢獻，是以自由與社會義務互相依存為條件，將個人自由的問題與崇高的道德意識。換而言之，康德對於個人所下的定義，是：個人是單獨的一個，同時也是自由的，可是對於社會要有一定的天職。從知識的見地，這位偉大人物，在現代哲學家，給予我們一把解決人類思想主要問題的鑰匙，就是如何解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在思想方面，康德的劃時代之發明，是將國家領入有希望的地境，但個人並未預知；國社主義就依他的發明，證實了只有種族的價值是根本的，並確知種族共同體是社會共同體的唯一基礎。

按照康德的意見：「共同體的存在」是自由的要素，所以個人的自由範圍，必須賴於他人的存在。從國社主義者的觀察着，康德的理論在自由的真諦中，是個人自由如何實現的指南針。

因此真正「自由的個人」之行動，必是循着「自然性」的本能衝動。但是這種「自然性」，如像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與「種族」不可分離的，是與一切東西的共同種族概念不可分離的，是與共同種族的生活情況不可分離的。這裡的意思，就是：個人行動自由的條件，必須他的行動與共同體的種族趨向一致，因為他在那個共同體中是一份子，並且他對於那個共同體有着難於分解的血統關係。換而言之，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液，是真正自由的泉源。他的精神與他的祖先的精神一致的時候，他在本能上才感覺到他的行動自由；在相反一方面，假若精神不一致，就覺得「自由」

好像一種必須脫棄的壓迫。因此我們就懂得斐希德（譯者按：氏為德國哲學家，生於一七六二年，死於一八一四年）的話了，他在對於德意志民族的第三講裡說：「人類的真正運命是工作於自由中，而使其始終一致。」我們也明白理希特（譯者按：氏為德國國家家，生於一七六三年，死於一八二五年）的意思了，他對於自由本質所下的定義，是：「愛國的程度就是自由的程度。」

上面所說，才算是自由問題的解答——可以令人欽佩的解答。從知識的原則看，這種解答是數簡練的，最令人折服的，而且最足以啓迪人的。因為它明明白白的解釋出來：為什麼必須在創造的意義中理解自由，為什麼那些為共同體作創造工作的個人才有資格要求自由。我們以前所說的「思想真的輪轉轉動」之真正意義也因此豁然貫通了。

自由主義的倒行逆施與口頭禪

在自由哲學家的語言中，「自由」一詞，實際上並非自由，不過為逃避責任之遁辭，或則根本上就缺乏責任之意識。至於自由哲學家所指之「人格」，如我在上面所闡明的，實際並非人格。

真正的自由，如我所說，只限定從事於創造工作的自由。假若我們德國的批評家以積極的和創造的態度，對於我們民族的前途發展，願意有所貢獻，他們就該按照事實享受自由，而不應該有所嗟嘆。若他們以與我們合作為滿意，他們就該與我們同社黨人一樣覺自由與快樂，因為我們為民族工作是順應我們的天賦本能並合乎我們的內心要求。

勿須問我們：我們為什麼自由？其實很簡單，只因我們在國社主義的自由意義中自由的創造。在德國假若我們仍不時聽着「恢復自由」這種偶然的的要求，這不過只是那些抱怨的份子毫無民族和種族共同體的觀念而發出的謬言。他們所要求的不是建設的合作之自由，而是從事於社會分裂的

工作之自由，不是變成人格的自由，而是搗亂成性者的自由。

這種「自由」，它的唯一目的是社會的分裂，所用的手段是吹毛求疵的批評，我們自然加以拒絕。我們所能承認的自由，是具有社會建設意義的創造性之自由。而這種自由是全體所能獲得的——我們越愛我們的德意志祖國，我們就越忠實的準備為她犧牲，那自由之門對於我們的每一動作必更廣大的展開。我們在上面所引用理希特的話「愛國的程度就是自由的程度」，轉水變成為真理。

讓我們勇敢的面對着真理，我們自然能夠擺脫當時的知識桎梏！在民族的集體生活中，並沒有個人這種東西！在社會生活的輪廓中，那來的個人自由？理由很簡單，完全脫離共同體的個人，事實上並沒有這種東西。高唱「個人自由」的國家越不懂得自由。「言論自由」不是自由主義

時代所認為最大的成就之一嗎？而實際這種所謂言論自由是一種最可羞恥的口頭禪。事實的證據我已經告訴諸位，從有言論以來一直到現在，並沒有這種自由存在，即在那些高唱言論自由入雲的國家中，很顯然的找不出它的蹤跡。事實上，「言論自由」是一種巧妙的偽造觀念，用以欺騙頭腦簡單者，並引誘他們信仰一種幻象，而這種幻象在實際的領域中是沒有證據的。個人主義者體系中，言論自由既如彼，其他一切（包括教育）的「自由」莫不皆然。事實很簡單，就是個人主義者的自由除欺騙的口頭禪以外無它物。

世界上並無個人自由這種東西。自由是民族的和種族的屬性，因為只有民族的和種族的共同體擁有物質的和歷史的實在。所以民族和種族有自由，個人是共同體的不可分解的一份子，他不過參在民族或種族之內，那能單獨表現呢。

這是自由的唯一概念。國社主義教導我們遵循宇宙的自然律，以明白那種概念。

國社主義者的思想爲我們拓開了無涯的知識地平線，我能在這方面作無窮盡的討論。國社主義的理想以及它那樣獨尊無匹的創造力，經過魔術式的咒語一念動，就豁然開朗了，它那光明的前途，也就清清楚楚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選擇人才的基礎

若一旦豁然貫通了國社主義觀念的內在意識，自由主義在各方面所產生的混亂思想也就被一刮而清。在國社主義的觀念中，共同體與人格的觀念，自由與社會義務的觀念，都是不可分離的。因此國社主義在實際行動上處處表現了觀念的統一性，好像一個奇異的有機液體，無所不包。

在自由的制度中，個人主義的社會產生了階級，階級也就反過來毀滅社會的酬報。另一方面，國社主義的共同體產生了人格，人格是無專橫性與自私心的，而它是與社會的趨向一致，目的在爲社會服務。這種相互爲用的統一性是國社主義之偉大的創造秘訣，共同體就在那種統一性中產生人格，反過來人格也就爲共同體工作，偉大的新時代於是因此而生。

在「第三國家」的搖籃時代，人格的力量已經與共同體的力量相輔而行。希特勒元首在毫無名義之下，由人民的膝上躍爲民族的領袖。由於人民與領袖的協和，由於他們的思想與感情的一致，由於他們的內心共鳴，發生了力量的諧調，這種力量的諧調現在使不可能者爲可能；領袖既與人民協同一體，他就有了力量以決定一切，整個的民族在他的背後好比一個

人一樣。

在他們相互予以生命的力量之中，人民與領袖是共同體與人格的統一標準。領袖創造了國社主義的共同體，以便在其中永久發展個人的價值，反過來，共同體的目的也就因以完成了。希特勒在他歷次的講演中和著作中說，共同體與人格有一樣的風大意義。

希特勒說：「人類共同體之組織完美者，是他能使創造力量的工作易於進行，而有益於整個的集團。國社主義者的哲學不是建築在「多數」觀念之上，而是以人格觀念爲基礎。」希特勒對於人格價值的實際估計，是與以上所解釋的原理相合的。希特勒在德意志民族之內不間斷的搜尋人格或「天才」，凡深知希特勒的人都深知這種事實；希特勒在未澈底明白那個人以前，勿論如何是不予他一個相當位置的。這種不變的原理，是希特勒作事的根據，至今未變。

批評我們的人，指摘我們的選賢辦法不是代議式的民主制度；要知國社主義的國家是建在領袖原則之上，人格就在這種原則裡面順利發展的。希特勒已經指示我們，那種代議式的民主制度容易導入一種相反的任人之道，換而言之，就是所選的人都是些人格脆弱的份子，他們那種躊躇莫決的性質，自然合乎羣衆的脾味。

凡是權力在多數人手裡的國家，猜忌、怨恨、惡意必定妨害超越人格的向上。只有一種有權威的統治，如國社黨的，領袖高據於上以指揮一切，才能發現天才，並且容忍他們。

在國社主義的運動裡面，若想找出人格與共同體的矛盾，真是太笑話了。假若國社黨的運動是與人格相抵觸的話，希特勒的人格如何會創造成功國社黨的運動呢？實在的，國社主義只是一種孕育天才的體制，以便選賢任能。它是特意要實現社會選擇的原則，以便達到建設一種新民族領袖的目的。

國家的最好憲法

拍那圖在他的不朽之作專論到法律，謂任何人民的理想法律，是認善願以羣衆居於次等地位的法律，同時將「滑首從羣衆中擡至領袖的地位。」這種意見與希特勒所說的原則一樣——「國家的最善體制，莫若依其自

然發展，能使共同體的天才，具有優越的勢力，以處理國務。」希氏本人對於德國的無上貢獻，即他爲德意志民族創造了這樣的國家體制。

國社黨所創立的組織，其中具有選擇政治領袖的程序。該黨本身就是騷亂中施行選擇程序的一種結果，他對於各階級各職業的無數人民界爭政治的責任。因此能使他們各依其能力在國家中升至高位。國社黨從田間工廠，貨棧，碼頭，選出工人中之有天才者，而賦予勝任愉快之公共職務。黨內設有青年團，加以訓練，俾使每個德國青年，將來時機到來，各依其愛國熱忱，知識能力，以及意志力量，獲得相當之位置。這種辦法是民族活力的回春之術，並爲國力進步的根基，將來自然是領袖的才能與共同體的一致效益都有提高水準的趨勢。

這種簡短的分析，已足回答這個問題——希特勒對於天才的創造是否與其自己的人格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結果，這又是否與純粹個人的創造一樣預成朝生暮死的現象？我們已經說過，國社黨的基礎，具有德國民族的前途之適宜的保證。希特勒將國社黨當作全民族的黨建設的，黨與民族合而爲一。所以黨包有一切的活力，這種活力是民族進化不可少的，是民族從他自身內部發展時必須的。國社黨所建在自然選擇的與社會選擇的穩固原則上，這種原則永久保證民族領袖與民族生活的不能分性。

希特勒的努力是勇敢而成功的。他努力拯救一個民族和它的領袖們以免陷於愚盲的運命，並導之走上理性的平安大道。世界上還未見過這樣偉大的努力。歷史上何曾有這樣的統治：一方面單獨的人格有這樣大的權威，另一方面集團的意志充滿了一致的決心以追隨那個人格。如俊沙士比亞所說的，在天上和地下或有更多的東西是比我們的哲學所能夢想得到的；而德國民族的形態，自希特勒執政以來，據我們所見所解，可以稱之爲優美無比。

我們指國社主義者的理想之誕生是歷史上人類心靈所產生最偉大的程

論之一，難道是過當嗎？這真是較子的奇異一擲，一切都因以決斷了。這一擲能够使我們預知天才，並使德國民族同時解決了政治性質的問題和社會性質的問題，這種解決方法是千百年來所未找著的。

社會問題

「人格從共同體生出的有機發展」這種概念，使社會問題也有解決的方法了。

按照自然律，個體是不平等的。而問題又在如何格調那些根本不平等的利益。國社主義不是以人類平等到烏托邦爲根據，但它想爲每一個體造出成功的同樣機會。並找到了唯一可能的方法以格調不平等的要求。國社主義來說它是「功能不足者的社會主義」，而自稱爲「偉大功業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的形式是社會生活的最高形式，他對於德國公民，不管他的出身怎樣，都給與一樣的擡升機會，因此民族得有永久回春的力量。

廣大的努力，能够規定整個民族的運命，如國社主義所担任者，歷史上還沒有這種紀錄。「民族力量的繼續再生」這種觀念將垂諸永久而不滅。豐·格乃塞諾（譯者按：氏爲德國名將，曾參加抵抗拿破崙戰役，生於一七六〇年，死於一八三一年），在一八〇七年說過：「無窮盡的力量，盤伏在一個民族的胸懷，未見發展，也未加利用；一個偉大的天才，棲息在萬人的叢中，因爲環境不利，以致雙翅不能振飛。當一個國家在積弱窮辱中消逝的時候，或則就有一位凱撒（譯者按：氏爲羅馬的獨裁者，生於紀元之前一〇〇年，死於紀元前四四年），在極貧苦的村中耕田，而一位伊巴雷嫩達（譯者按：氏爲底比斯國的名將兼政治家，曾滅斯巴達軍，大約生於紀元前四一八年，死於紀元前三六二年）感謝他的努力爲他增加了一點生存的资源。」（譯者按：此處指埋沒人材的意思。）

豈，格乃奈諾所見的陰暗一面，在今日的德國中都光明的實現了。拿破崙的名言：「每一個士兵有他的元帥指揮他在他的背囊中」，現在可以真實的應用於國社主義的德國了。「無階級的國家」之運送，所根據的原則，是「大家平等的工作，所以大家有平等的機會」。在歷史中這是第一次對於「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給予實際的內容，也是第一次滿足了數百年來真正社會主義的渴慕。

歐德說過：「只有人格是地球上兒童的最大幸福。」國社主義的目的是在喚醒德國公民心內的人格覺悟；我相信，國社主義所願給予德意志民族之最深奧的與最後的要旨，也就在其中矣。

元首對於德意志民族所奉獻的理論綱要，我已努力述其大概。但我願諸位不要忘記，那種綱要的實際表現，全靠我們能够領會他的意旨至何種程度，而按照元首的意識完成之。我們是用某種方式領會綱要的最深意義，才能用某種方式完成它。有一點我們必要明白：即按照才能以作人格選擇的原則，這種制度規定以後，對於無才無能者，便絲毫不能讓步了。假若一方面我們以共同體的利益為最高理想，另一方面我們就不得以私人的利益或個人的憎惡毀壞那種理想。假若我們犯了那種過失，就不免流入個人主義的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這是國社主義所絕不容忍的。

為避免誤會的任何可能起見，我必須補充一句：「人格的一種必須要素，不但是知識，而且是德性。」在事實上德性是人格的必須條件；斐希德的話在現在更見真理了，他說：「具備德性與作德國人是意義相同的名詞」。

我在上面所講的，是想給諸位一種觀念，使諸位明白：國社主義所根據的原則之有形的力量以及那種原則所開闢的知識領域之廣大。我們正在跨過新時代的門檻，而望見人類知識的新景緻。

我們這一代本分上應作的知識工作是太大了，比德國國史上以前的任何

時代都大些。我們已經完成一種「思想革命」，或可老實的這樣說「我們最後已經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克服了。」

個人主義的推理方法之自然的結局，已經包括在「西方文明的衰落」這部名著裏。但國社黨人的行為，受一種社會意識的感動，對於社會進化的一種新時代和西方文明的一種未知的與盛時代開闢了門徑。

國社主義不能僅以文藝復興視之。它不是轉到陳腐的舊世界，而是往新世界的一座橋梁！

——完——

10

492822